

多恋

冬日往事

乔傲龙

农历十一月，对应《周易》十二消息卦中的“复”卦。卦象为地中有雷，六爻中五阴在上而一阳生于下，代表物极之反，阳气开始复苏，也就是人常说的一元复始。冬至，《易经》中一阳之复的正日子，我发烧了。阴阳不辨的懵懂中，忽然忆起多年前的一次发烧。

事情的起因是中指关节上的一点小伤，怎么伤着的，左手还是右手，都不记得了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印象没有“创可贴”这种东西，也不知道小关节竟有兴风作浪的神通。很快便是寒假，先是几个室友相约，一起去了宿舍老大的家乡沁县。几日后返并，与另一高校的高中同学“猴子”约好一同回家。那天他从太原站上车，说好我在北营站上车后找他。左等右等不来，只好挨个儿车厢找我，找到时发现我靠在座椅上昏昏欲睡，一摸额头，滚烫。其实早上出门时就感觉身上软绵绵的没力气，走路时脚下有点发飘，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没当回事。

我从记事起，得过的病都跟常人不同，中耳炎、痢疾、粗脖子、疥疮，个个都是奇葩，唯独不知道啥是发烧，真摊上了才知道厉害。印象中这是第一次发烧，也是最凶险的一次。从宿舍到车站也就一个小时，感觉浑身上下筋都被抽掉，骨头也被悉数剔除，十八九岁的后生，瞬间软成一摊泥。太原到临汾，绿皮火车走七八个小时，我像一团燃烧的火，迷离中不知身在阴阳哪一间。“猴子”除了摸额头，能做且有用的事情，一是打水，二是不停地讲笑话，像是用这种方式跟索命的黑白无常拔河，看谁能把我赢到手。车到临汾，我该下了。因为身体出了状况，我临时决定先到二姑家，自从二姑一家迁到广州，爷爷奶奶一般在那里过冬，先去把身体养好再回乡宁不迟。“猴子”不放心，拎着东西一直送到出站口，才又返回去坐车，他的终点是两站之外的侯马。

火车站到临汾东关，二姑家在西城墻下的地委大院。上过三年高中的临汾，三公里不到的路程，感觉走了一个多世纪。脚下的柏油马路像棉花一样，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，每挪一步，都必须用意志召唤起全身的力量。本想坚持就是胜利，谁知道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到了地委大院，发现爷爷奶奶已经回了乡宁。绝望了，而且我很清楚，此时只要一屁股坐下去，再想站起来就很难了。理智告诉我，如果不想死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的话，唯一的办法是尽快赶到长途汽车站，坐最后一趟班车回乡宁。之前讲到这里，总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在临汾住一晚，捎带上医院看个病。我说，招待所一间房，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。

汽车站挨着火车站，这意味着我要从西往东再次穿越临汾城。一团火球踉踉跄跄沿街滚，奇怪的是竟比来时少了一些艰难——人的求生欲，关键时刻会激发出自己无法想象的惊人能量。坐上班车的那一刻便彻底瘫了。四个多小时的行程，一路翻山越岭，昏迷中的我毫无知觉。下车时天已昏黑，乡宁是小城，低头抬头都是熟人，言语一声，自行车直接驮上就走。爷爷家门前那条大陡坡，我差不多是被扶上去的。进家量体温，39摄氏度都不止。爷爷二话没说把我摁在炕沿上，一支青霉素照屁股直接“钉”进去。我想他是根据家里不曾有人过敏这个前提，果断做出了我同样无需皮试的判断。这是我第一次打青霉素，吸收不好留下的疙瘩至今还在腿上趴着，天知道他用了多少个单位的剂量。睡了一宿，烧竟退了。两大碗饭呼噜下去，电量满格。还说啥，书包一背，回谭坪原。六十里山路朝夕至，这是从小练就的功夫。而路上的人，却是越走越少。

此事之后十年，爷爷去世。奶奶又活了23年，2022年也走了，“猴子”多年前举家迁往澳洲，近三年没有音讯。至于我自己，当年不知为何物的感冒发烧，如今像期中期末的考试一样规律，每次少则十天多至半月，生命之疲态如头顶上濯濯童山，纵有楚楚衣冠，想掩饰也是枉然。唉，人在世上走，最好别回头。



心悟

那些花儿

张守梅 文绘



平时最喜爱画花儿。有大块时间静下心来，与那些花儿交流诉说时，它们仿佛充满青春活力，自由自在在精灵一般地，纷纷跳跃在笔下。

有时候，一朵花像一个人，有着自己的身世。你画的时候不由得满怀崇敬之心。只要心中有春天，也有足够的虔诚，就算花儿凋谢，香气散尽，也一定会在画笔下暗香浮动。每幅画都倾注着情感、审美、所思所想，每幅画早已在心中有了模糊又清晰的目标，这就是对“好的画，不在画技，而在心机”的诠释。

在这苍凉寒冷的冬季，夕阳下，不禁惋惜已经走远的青春。是那些花儿，让我看到希望。它们如霞灿烂，傲然挺拔，扎根于泥土，独立而芬芳。是的，生命的绽放，是谁也无法阻挡的。每种花的存在，都是大自然慷慨无私的奖赏，而每种花有每种花的美丽，每种花也有着每种花的个性。因为，百花齐放才是春天里最美的颜色。



正月里的风很硬、很野。

虽然立春了，如果赶上落雪的天气，户外呆几分钟，手脚立马冻僵。年味还飘散在乡村上空，这段清闲时光里，人们守着炕火、炉子不出门，取暖聊天，心情难得晴朗。

离家后第一个年假，正月初七提前返校。冬时寒烟，我气喘吁吁，十几分钟就爬到北岭坡了，急匆匆，赶乘第一趟绿皮火车……毕竟年龄不大，也没有出过远门，离家的心情酸酸的。北岭坡是一个制高点，可以隐约看见自家的院墙，但我却一直没敢回头，害怕泪水夺眶而出，终究没忍住，回头一瞬，镌刻在我生命中的一尊雕像在那一刻固化。

我清晰地看到离家最近的山岭上，穿着单薄棉衣的妈，就像一棵孤零零的老树，静静地矗立在旷野中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，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望着我渐行渐远的背影。寒风从她身上掠过，吹起她凌乱的头发。我挥手，示意她回去，但妈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走下山脊，直到看不见……

我二十多岁离家上学，到现在的两鬓斑白，不管是独自一人还是携妻带女，从以前的步行，到后来的驱车，只要归乡后返城，妈就以这样不变的姿态，目送我远去。几十载，岁月稍纵即逝，场景依然，剧情不变，不同的是，妈的身姿由舒展变得弯曲，面颊由红润变得沧桑，从中年到暮年。

春节，游子回家，腊月二十八九，是妈最忙碌、最充实的一天。蒸馒头、剥饺子馅，还要忙中偷闲，跑出去站在东场上瞭望我回家的身影。那时，通讯并不发达，如果知道村里谁家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已经回来了，她就魂不守舍，生怕我不回来，还要打发弟弟替她到东场瞭望我。类似神经质的操作终于引发了父亲的不满：你儿子还能不回来？看把你心疯的。直到我带着寒气推开门，一眼看见妈的眼里闪烁着幸福的泪光。

回味

正月里来

白松青

儿子回家过年，给妈增添了无穷底气，她理直气壮地指挥父亲做各种营生，安排弟弟清扫房前屋后，贴春联，购买短缺的年货……假期很短，去过舅舅、姑姑、姨娘家后，就得离开。其实，相对于回乡过年的欢天喜地，过完年后的告别，才是最让人难过的。知道我第二天就要离家，妈又开始变得谨慎小心并不厌其烦地问我：带些啥呀？其实，家里有什么呢？经不住妈老问，我就胡乱说那带点面筋吧，到学校给同学吃。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和我协商：多住上一天行吗？

离家的头天晚上总会失眠。夜已经很深了，寂静的村子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声，眼睛盯着黑黢的房顶，辗转反侧。凌晨5点，依稀听得见零散的鞭炮声。估计妈也是一夜没好好睡。她早早起床做饭。那会儿父亲管家，已给我带够生活费，离家时，妈悄悄把我叫到厨房，从她的兜里拿出20元零钱给我，面值有一元的、五元的、十元的，不知道她在父亲“严酷”管理中是如何积攒下的。每次离家，妈总跟在后面，默默地送我出门，没话找话安慰我：不着急，时间还早，有40分钟就走去。在固定的山岭上瞭望，直到瞭不见我的身影为止。

“残门锈锁久未开，灰砖小径覆干苔”。不经意间时光远去。父亲早走了，我和小弟靠念书离开农村，这也是我们在懵懂之年，让妈深感体面的一件事。几年内，村里邻居陆续搬走，记忆中快乐童年的老宅呈现破败空寂。但我每年过年还是如期而归，就为了妈的那份期盼，也为那难以释怀的乡情。只是行色匆匆的我忽略了妈的老迈，忽然之间才发现妈老了，行动不便，从步履蹒跚到行不了路……

三年前，我把年过八旬的老妈接到省城，连续三个春节都在这里过。虽然她的思维出现迟缓，但对乡土那份留恋、对儿子的那份牵挂依旧浓郁。今年大年初一，小弟从老家来陪她一起过节，临走时，妈的眼里又出现久违的那份不舍柔情，自言自语地感叹：我要是腿好，还想跟上回老家。在这里想老家的儿孙，在老家又想我！瞬间泪奔。

历史

名山巨浸经行处，治水当时著大功。绝世勤劳民共感，千秋俎豆祭常丰。不明国史成欺罔，竟说前王等蠹虫。封禅莫讥方士技，诗人浪漫亦推崇。

吴宓的这首诗大赞尧舜禹的丰功伟绩，从帝位的揖让传贤，到大禹治水，天下为公；从尧舜禹不辞辛苦地传授《尧典》《舜典》《大禹谟》这些经典法言，到黄河之水，疏川导滞，任养万物，通天下之志，像黄土高原那样辽远无边，最终缔造了一个平安九州；而古史辨派，竟然说尧舜禹是条虫，自己不懂国史不说，还欺骗蒙蔽民众。要知道，即使像英国大诗人拜伦，对于封禅之事也是推

崇备至的。从吴宓过安邑所作这首诗可以看出，以柳诒徵、王国维、陈寅恪，文学家梅光迪、吴宓，植物学家胡先骕，哲学家汤用彤，地理学家张其昀，哲学家贺麟等为代表的“学衡派”与“古史辨派”对待上古人物，有着多大的分歧。

欢迎茶话会开始，先由李济和袁复礼作了报告演说。

李济首先说明：选择山西为工作对象的动机，是《史记》上讲道：“尧都平阳、舜都蒲坂、禹都安邑”，这些行政名城都在山西。接着说这次工作的有利条件，是难得和袁先生一起，一个学地质的，一个学考古的，两者都有相互作用。同时说及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，而是严格地一层一层挖

作家出版社

30

苏华 著



《大夏禹都》

下去。这时，助教王庸（1900—1956，江苏无锡人，后以《中国地理学史》闻名）端了一盒子遗物上来，其中有个被切割过的半个蚕茧，同学们都伸长了脖子看。有人说，我不相信，年代那么久，还是这样白；有人说，既然是新石器的遗物，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？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95

王宏伟 编著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在音乐艺术的世界里，祖国是最美最亲的词句和音符，在音乐艺术的殿堂里，歌唱祖国的歌曲是最具感染力、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元素。

写给祖国的红色情歌

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；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艄公的号子，

看惯了船上的白帆。这是美丽的祖国，是我生长的地方；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，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。姑娘好像花儿一样，小伙儿心胸多宽广；为了开辟新天地，唤醒了沉睡的高山，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。这是英雄的祖国，是我生长的地方；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。好山好水好地方，条条大路都宽敞；朋友来了有好酒，若是那豺狼来了，迎接它的有猎枪。这是强大的祖国，是我生长的地方；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，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。这是一首电影插曲，影片表现的是抗美援朝

战争“上甘岭战役”的故事。

按照一般惯性思维，战争影片中的插曲应当具有严肃、抗争、对决、力量这样一些元素，至少应当是激情似火的进行曲。然而，《我的祖国》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它呈现给广大受众的是婉转动听、优美纯朴的抒情诗句。歌曲柔美地表达了在战争间隙，那些为了保家卫国日日夜夜战斗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战士对祖国、对家乡深深的思念之情、眷恋之心。它具有柔情似海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，同时，也表达了志愿军战士爱憎分明、疾恶如仇、英勇善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。

《我的祖国》由乔羽作词，刘炽谱曲。

文艺